

十朝东华录

乾隆朝

第六
卷
七
册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八十一

高安陳邦瞻德遠編正
明大倉張溥
如論

兩朝內禪

孝宗光宗寧宗

廟儀陵議附

孝宗淳熙十四年九月癸卯太上皇有疾冬十月辛未帝罷朝侍疾救乙亥太上皇崩於德壽殿遺詔太上皇

后改稱皇太后帝號痛擗踊謂宰臣王淮等曰晉孝武魏孝文實行三年喪服何妨聽政司馬光通鑑所載其詳淮

對曰晉武雖有此意後來在宮中上用深衣練冠帝曰當時羣臣不能將順其美光所以議之自我作古何害辛巳

詔曰太上皇帝奄至養朕當衰服三年羣臣自遵易月之令可令有司討論儀制以聞尤褒典禮定大行皇帝廟

號高宗翰林學士洪邁獨請號世祖褒率禮官顏師魯等奏曰宗廟之制祖有功宗有德德祖規創大業為宋太祖

太宗混一區夏為宋太宗自真宗至欽宗聖聖相傳廟制一定萬世不易在禮子為父屈示有尊也太上親為徽宗

子子為祖父為宗失昭穆之序議者不過以漢光武為比光武以長沙王後布衣崛起不與哀平相繼其稱無嫌太

上中興雖同光武然實繼徽宗正統以子繼父非光武比將來祔廟在徽宗下而稱祖恐在天之靈有所不安詔羣

臣集議褒上議如初邁論遂屈詔從禮官議眾論紛然會禮部太常寺亦同主高宗謂本朝創業中興皆在商邱取

商高宗實為有證遂從初議乙酉百官五上表請帝還內不許戊子帝衰經御素輦還內十一月己亥帝始以白

布巾袍視事於延和殿朔望詣德壽宮則衰經而杖如初因詔太子參決庶務於議事堂左諭德尤袤言於太子曰

大權所在天下之所爭趨甚可懼也願殿下事無大小一取上旨而後行情無厚薄一付眾議而後定又曰儲副之

位止於視聽問安不交外事撫重監國自漢至今多出機宜事權不一動有觸碍乞俟祔廟之後便行懇辭以彰殿

下台德庚子皇太子三辭參決不許辛丑帝詣德壽宮禮祭百官釋服甲辰羣臣三上表請御殿聽政詔俟過祔廟

十五年春正月丁酉朔詣德壽宮几筵行禮三月庚子上大行太上皇諡曰聖神文武孝皇帝廟號高宗用翰

林學士洪邁議以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俊配享高宗廟庭秘書少監楊萬里以張浚有杜稷功請用浚配享不聽

丙寅權損高宗於永思陵夏四月壬申帝親行奉迎虞主之禮自是七虞八虞九虞卒哭奉辭皆如之丙戌祔

高宗主於太廟詔曰朕比下令徵衰經三年群臣屢請御殿易服故以布素視事內殿雖有俟過祔廟勉從所請之

太上皇崩

孝宗議行

三年喪

表議議太

上廟號高

宗洪邁獨

請號世祖

最等奏折

之

尤袤請太

子辭參決

用洪邁議

以呂頤浩

趙鼎韓世

忠張浚配

享高宗楊
萬里請用
發不聽
帝親行奉
地底主之
種
帝欲終喪
給傳位太
子
光宗立李
道去太后
帝親奉皇
於重華宮
帝親奉皇
不朝壽皇
后親育也
帝實懼增
帝疾稍愈
帝臣請朝
重華宮不
果行
羅點等請
朝重華宮
不從

詔然稽諸典禮心實未安行之終制乃為近古宜體至意勿復有請

十六年春正月丙申以周必大留正為左右丞相帝自高宗崩即欲傳位太子嘗諭必大曰禮莫重於祀宗廟而孟
享多以病分詣孝莫大於執喪而不得日至德壽宮朕將退休休矣因密賜紹興傳位親札於必大命預草詔專以奉
几延以畢高宗三年之制而進必大為首相乙巳皇太后移御慈福宮更德壽宮為重華宮二月壬戌下詔傳
位於皇太子太子即位帝素服退居於重華宮辛未尊帝為壽皇聖帝皇后為壽成皇后皇太后為聖壽皇太后大
救立皇后李氏后安陽人慶遠節度使道之女也道師湖北聞道士皇甫坦善相人出諸女拜之坦見后驚不敢
受拜曰此女當母天下坦言於高宗遂聘為恭王妃性悍妬嘗訐帝左右於高宗及壽皇高宗不擇謂吳后曰是婦
將種吾為皇甫坦所誤壽皇亦屢訓勅令以皇太后為法不然行當廢汝后疑其說出於太后憾之至是立為后
三月己亥子擴進封嘉王李后所生也光宗紹熙元年春正月丙辰帝朝壽皇於重華宮

二年十一月辛未帝有事於太廟后殺貴妃黃氏初帝欲誅宦者近習懼遂謀離間三宮帝疑之不能自解會帝得
心疾壽皇購得良藥欲因帝至宮授之宦者遂訐於皇后曰太上合藥一丸俟宮車過即投藥萬一不虞祭宗社何
李后親樂實有心銜之頃之內宴后請立嘉王擴為太子壽皇不許后曰妾六禮所聘嘉王妾親生也何為不可壽
皇大怒后退持嘉王泣訴於帝謂壽皇有廢立意帝惑之遂不朝壽皇一日帝浣手宮中觀宮人手白悅之他日
遣人送食盒於帝啟之則宮人兩手也至是以黃貴妃有龍因帝祭太廟宿齋宮后殺貴妃以暴卒聞王申冬至郊
合祭天地風雨大作黃壇燭盡滅不能成禮而罷帝既聞貴妃卒又值此變震懼增疾不視朝政事多決於后后益
驕恣壽皇聞帝疾亟往南內視之且責后后怨益深

三年春正月乙巳朔帝有疾不視朝三月辛巳帝疾稍愈始御延和殿聽政以子濤為安定郡王帝自有疾重華
溫清之禮以及誕辰節序屢以壽皇傳旨而免至是宰輔百官下至韋布之士以過宮為請者甚眾至有扣頭引裾
號泣而諫者帝為開悟有翻然夙駕之意既而不果行都人始以為憂夏四月戊午帝始朝重華宮五月帝有
疾不視朝十一月丙戌日南至丞相留正帥百官詣重華宮稱賀兵部尚書羅點給事中尤袤中書舍人黃裳御
史黃度即官輩適等上疏請帝朝重華宮不從秘書郎彭龜年復上言壽皇之事高宗備極子道此陛下所親觀也
況壽皇今日止有陛下一人聖心拳拳不言可知特遇過宮日分陛下或遲其行則壽皇不容不降免到宮之旨蓋

趙汝愚屬
趙王王伯
生與兩宮
情
李后諸家
廟推恩
從訓等

陳亮對策
當帝意推
為第一
陳傅良不
肯陳源
抑班中書

為陛下辭責於人使人不得以竊議陛下其心非不願陛下之來自古人君處骨肉之間多不與外臣謀而與小人謀之所以交關日深疑隙日大今日兩宮萬萬無此然臣所憂者外無韓琦富弼呂誨司馬光之臣而小人之中已有任守中者在焉惟陛下裁察又言使陛下虧過宮定省之禮皆左右小人間謀之罪宰執侍從但能推父子之愛調停重華臺諫但能仗父子之義責望人主至於疑間之根盤固不去曾無一語及之今內侍間譟兩宮者固非一人獨陳源在壽皇朝得罪至重近復進用外人皆謂離間之機必自源始宜亟發威斷首逐陳源然後肅命鑒與自罪引應以謝壽皇使父子權然宗社有永不亦幸與龜年又以書詣趙汝愚汝愚入對往復規諫帝意乃悟汝愚更屬龜年王伯圭調護於是兩宮之情始通辛卯帝朝重華宮皇心繼至從容竟日而還都人大悅是月皇后歸謁家廟推恩使臣鄧從訓等一百八十人

四年春正月己巳朔帝朝重華宮三月辛巳以趙汝愚同知樞密院事御史汪義端與汝愚有隙上言高宗聖訓

不用宗室為宰執汝愚楚王元佐七世孫不宜用之汝愚亦力辭不許命當制學士申諭上意而黜義端汝愚乃拜命五月己巳親策禮部進士問禮樂刑政之要陳亮以君道師道對且曰臣竊數陛下於壽皇涖政二十有八年

之間實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寢之餘所以察詞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眾亦既得其機要而見諸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為京邑之美觀也哉上得之大喜以為善處人父子之間擢為第一秋七月壬午以

趙汝愚知樞密院事九月庚午重陽節百官上壽請帝朝重華宮不聽而召內侍陳源為押班中書舍人陳傅良

不草詞且上疏曰陛下之不過重華宮者特誤有所疑而積憂成疾以至此爾臣書即陛下之心反覆論之竊自謂

深切陛下亦既許之矣未幾中變以誤為實而開無端之釁以疑為真而成不療之疾是陛下自貽禍也給事中謝

深甫言父子至親天理昭然太上之愛陛下亦猶陛下之愛嘉王王上春秋高千秋萬歲後陛下何以見天下帝感

悟趙命駕往朝百官班立以俟帝出至御屏后挽留帝入曰天寒官家且飲酒百僚侍衛相顧莫敢言傅良趨進引

帝裾請毋入因至屏後后叱曰此何地秀才欲砍頭耶傅良痛哭於庭后使人問曰此何理也傅良曰子諫父不聽

則號泣而隨之后益怒遂傳旨罷還內傳良下殿徑行詔改秘閣脩撰不受於是著作郎沈有秘書即彭龜年禮

部侍郎倪思國子錄王介等皆上疏請朝不從會上召嘉王倪思言壽皇欲見陛下亦猶陛下之於嘉王也上為動

容時李后復與政思進譴姜氏會齊侯於濮因奏言人主治國必自齊家始家之不能齊者不能防其漸也始於衰

倪思謙
氏會傳侯
於深以規
李氏

黃璽請誅
楊爵卿

壽皇不豫
難點彭龜
年等請帝
問疾不報

狎終於恣橫至於陰陽易位內外無別其則離間父子漢之呂氏唐之武韋幾至亂亡不但魯莊公也帝懷然趙汝愚同侍經筵退語人曰諱直如此吾黨不遠也上怒思出知紹興府冬十月工部尚書趙彥適等上書重華宮乞會慶節勿降旨免朝壽皇曰朕自秋涼以來思與皇帝相見卿等奏疏已令進御前矣及會慶節帝復稱疾不朝丞相以下皆上疏自劾乞罷黜嘉王府却善黃裳請誅內侍楊舜卿彭龜年奏言臣所居之官以記注人君言動為職車駕不過宮間安如此書者殆數十矣恐非所以示後又言陛下誤以臣充嘉王府議讀官正欲臣等教以君臣父子之道臣聞有身教有言教陛下以身教臣以言教者也言豈若身之切哉是時太學生汪安仁等二百一十八人亦上書請朝重華宮皆不報十一月趙彥適復力請帝朝重華宮帝始往朝尚書左選郎官葉適奏自今宜於過宮之日今宰執侍從先詣起居異時兩宮聖意有難言者自可因此傳致則責任有歸不可復使近習小人增損語言以生疑惑不聽

五年春正月癸酉壽皇不豫夏四月壽皇疾浸革羣臣數請帝問疾重華宮皆不報帝與皇后幸玉津園兵部尚書羅點請先過重華宮且曰陛下為壽皇子四十餘年無一間言止緣初郊違嚴書皇嘗至南內督過左右之人自此護間遂生憂疑以臣觀之壽皇與天下相忘久矣今大臣同心輔政百執事奉法循理宗室戚里三軍百姓皆無貳志設有間離誅之不疑乃若深居不出久虧子道京口謗詭禍忌將作不可以不應帝曰卿等可為朕調護之侍講黃裳對曰父子之親何俟調護點曰陛下一出即當釋然帝猶未許點乃率講官言之帝曰朕心未嘗不思壽皇點曰陛下久闕定省雖有此心何以自白起居舍人彭龜年連疏請對不報屬帝視朝龜年不離班位伏地扣額血流清覺帝曰素知卿忠直欲何言龜年奏今日事何大於過宮余端禮因曰扣額龍墀曲致忠懇臣子至此豈得已耶帝曰知之然猶不往羣臣上疏請者相繼帝將以癸丑日朝至期丞相以下入宮門俟日晏帝復辭以疾於是羣臣請斥罷者百餘人詔不許秘書少監孫道吉等再上疏以請陳傅良請以親主執政政一人充重華宮使臺諫交章劾內侍陳源楊舜卿林億年離間之罪請逐之不報五月壽皇疾大漸欲一見帝數顧視左右陳傅良以帝不往重華宮乃繳上告勅出城侍罪丞相留正等率宰執進諫帝拂衣起正引帝裾諫羅點進曰壽皇疾勢已危不及今一見後悔何及羣臣隨帝入至福壽殿內侍闔門痛哭而出越二日正等又請入對帝令知閤門事韓侂冑傳旨云宰執並出正等俱出至浙江亭侍罪壽皇聞之憂甚侂冑奏曰昨傳旨宰執出殿門今乃出都門請自往宣押入城

龜年等奏
帝曰王后
重華宮問
疾

嘉聖明題
汝惠等請
帝曰重華
宮行禮下
報留正等
議以大后
尊

葉通勳言
正請王后
王
帝怒請太
皇太后言
禪位嘉王
正懼不道

於是正及趙汝愚等復還第明日帝召羅點入對點言前日迫切獻忠舉措失禮陛下赦而不誅然引裾亦故事也
帝曰引裾可也何得輒入宮禁乎點引李巽事以謝且曰書皇止有一子既付神器惟恐見之不速耳從官及彭龜
年黃裳沈有開奏乞令嘉王詣重華宮問疾許之王至宮書皇為之感動六月戊戌夜書皇崩年六十八是夕重
華宮內侍計於宰執私第趙汝愚恐帝疑感不出視朝持其劄不上次日帝視朝汝愚以聞因請詣重華宮成禮帝
許之至日晨不出大宗正承奉大性上疏言今日之事顛倒舛逆況金使祭奠當引見於北宮素帷不知是時猶可
以不出乎禮弓曰成人有兄死不為哀者聞子皋將為成宰遂為哀成人曰兄則死而子皋為之哀蓋言成人畏子
皋之東方為制服乃子皋為之非為兄也若陛下必待使來然後執喪則恐貽誤中外豈特如成人而已哉宰相乃
率百官詣重華宮發喪將成服留正與汝愚議介火傳吳琚請書聖太后垂簾暫主喪事太后不許正等附奏云臣
等連日造南內請對不獲累上疏不得報今當率百僚恭詣若皇帝不出百官相與痛哭於宮門恐人情騷動為社
稷憂乞太后降旨以皇帝有疾暫就宮中成服然喪不可以無主祝文稱孝子嗣皇帝宰臣不敢代行太后書皇之
母也請攝行祭禮太后許之

史臣曰高宗以公天下之心擇太祖之後而立之乃得孝宗之賢聰明英毅卓然為南渡諸帝稱首即位之初銳
志恢復重違高宗之命不輟出師又值金國平治無隙可乘然易表為書正敵國體咸去歲幣以定隣好金人易
宋之心至是亦變異於平日故世宗每戒羣臣積錢穀謹邊備蓋忌帝之將有為也惜帝用兵之志弗遂而終自
古人君起自分藩入繼大統而能盡宮庭之孝未有若帝者終喪三年又能却羣臣之請而力行之廟號孝宗其
無愧矣

己巳尊書聖皇太后為太皇太后書成皇后為皇太后丁未葉適言於留正曰帝疾而不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今
嘉王長若預建參決則疑謗釋矣正從之率宰執入奏云皇子嘉王仁孝夙成宜早正儲位以安人心不報越六日
又請帝批云甚好明日宰執同擬旨以進乞帝親批付學士院降詔是夕御劄付丞相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閑正得
之大懼秋七月辛酉留正因朝伴仆於庭即出國門上表請老且云願陛下速回淵鑒追憶前非漸收人心庶保
國祚初正始議帝以疾未克主喪宜立皇太子監國若未倦勤當復明辟設議內禪太子可即位而趙汝愚請以太
皇太后旨禪位嘉王正謂建儲詔未下遽及此他日必難處與汝愚異遂以肩輿五鼓遁去甲子太皇太后詔嘉

徐誼請法
愚達難施
實以內禪
議奏太后
願得賢成
報可嘉王
乃即帝位

王擴成服即位尊帝為太上皇帝皇后為太上皇后時留正既去人心益搖會帝臨朝忽仆於地趙汝愚憂危不知所出徐誼以書請汝愚曰自古人臣為忠則忠為姦則姦忠姦雖而能濟者未之有也公內雖心惕外欲坐觀非雅之謂歟國家安危在此舉汝愚問策安出誼曰此大事非憲聖太后命不可知閣門事韓侂胄琦五世孫憲聖女弟之子也同里蔡必勝與侂胄同在閣門可因必勝招之侂胄至汝愚以內禪議遣侂胄請於太后侂胄因所善內侍張宗尹以奏太后不獲命明日往又不獲命遂巡將退內侍關禮見而問之侂胄具述汝愚意禮令少俟入見太后而泣太后問故禮對曰聖人讀書萬卷亦嘗見有如此時而保無亂者乎太后曰此非汝所知禮曰此事人人知之今丞相已出所賴者趙知院旦夕亦去矣言與淚俱下太后驚曰知院同姓事體與他人異乃亦去乎禮曰知院未去非但以同姓故以太皇太后為可恃耳今定大計而不獲命勢不得不去去將如天下何太后因問侂胄安在禮曰臣已留其俟命太后曰事順則可令諭好為之禮報侂胄且云來早太后於壽聖祥宮前垂簾引執政侂胄復命日已向夕汝愚始以其事語陳騭余端禮亟命殿帥郭杲等日夜以兵分衛南北內關禮使傳昌朝密製黃袍是日嘉王謁告不入臨時將禪祭汝愚曰禪祭重事王不可不出翌日甲子嘉王入王亦入汝愚率百官詣祥宮前太后垂簾汝愚率同列再拜奏皇帝疾未能執喪臣等乞立皇子嘉王為太子以繫人心皇帝批出有其好二字繼有念欲退閣之旨取太皇太后處分太后曰既有御筆相公當奉行汝愚曰故事重大播之天下書之史冊須謀一指揮太后允諾汝愚袖出所擬太后指揮以進云皇帝以疾至今未能執喪曾有御筆欲自退閣皇子嘉王擴可即皇帝位尊皇帝為太上皇帝皇后為太上皇后太后覽畢曰甚善汝愚奏自今臣等有合奏事當取嗣君處分然恐兩宮父子間有難處者須煩太后主張又奏上皇疾未平辭闕此事不無驚疑乞令都知楊舜卿提舉本宮任其責遂召舜卿至殿前面諭之太后乃命汝愚以旨諭皇子即位皇子固辭曰恐負不孝名汝愚奏天子當以安社稷定國家為孝令中外人人憂亂萬一變生置太上皇何地汝愚曰臣惟被黃袍方却立未坐汝愚率同列再拜皇子詣几寢真更盡哀須臾立仗訖催百官班皇子親服出就重華殿東廡素帷立內侍扶掖登御座百官起居訖行禪祭禮合舜卿往南內請入寶初猶新與舜卿傳奏皇子即位乃得寶出汝愚即喪次召還留正尋詔即以寢殿為泰安宮以 上皇民心悅釋中外晏然汝愚力也 乙亥時御史章穎等劾內侍林億年陳源楊舜卿詔奪舜卿官億年常州居住源撫州居住 冬十月庚寅更號泰安宮為壽康宮 閏月庚申詔歲時以孝宗神廟歲宗廟迭毀之制

孫逢吉曹三復皆請併祀僖順翼宣四祖。桃主宜有所歸。自太祖尊四祖之廟。治平間。以世數殷遠。請遷僖祖於夾室。後王安石等奏。僖祖有廟。與稷契無異。請復其舊。至是。趙汝愚雅不以復祀僖祖為然。侍從者從其說。吏部尚書鄭僑欲且祀宣祖。而夾孝宗。侍講朱熹以為為藏之夾室。則是以子孫之主。下藏於子孫之夾室。又擬為廟制。以為物豈有無本而生者。廟堂不以聞。乃毀撤僖宣廟室。更創別廟。以奉四祖。十一月辛亥。詔行孝宗皇帝三年喪。先是有司請於易月之外。用漆紗淺黃之制。時朱熹在講筵。奏言。自漢文短喪。歷代因之。天子遠無三年之喪。為父且然。則嫡孫承重。可知。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釐正。壽皇聖帝至性。以日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用大布。所宜著在方策。為萬世法程。陛下以世嫡承大統。承重之服。著在禮律。宜遵壽皇已行之法。一時倉卒。不及詳擬。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使壽皇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竊痛之。然既往之事。不及追改。應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至是。詔遵用三年之制。中外百官。皆以涼衫視事。蓋用熹言也。乙卯。擢孝宗於永阜陵。先是。趙彥適按視孝宗山陵。以為土肉淺薄。下有水石。孫逢吉履按乞別求吉兆。詔集朱熹上議。狀言。壽皇聖德衣冠之藏。當博採名山。不宜偏信臺史。委之水泉沙磧之中。不報。寧宗慶元六年六月乙酉。太上皇后李氏崩。謚曰慈懿。八月辛未。太上皇帝崩。廟號光宗。

史臣曰。光幼有令聞。警用儒雅。即位之初。總權綱。屏嬖佞。薄賦寬刑。有可觀者。及夫宮闈悍妬。閹寺交構。驚憂致疾。孝養日急。孝宗之業衰矣。

張洵曰。光宗惇孝。宗第三子也。乾道三年。莊文太子愔薨。七年。帝正儲極孝。宗以其英武。越次立之也。宅憂攝政。未嘗禪位。父之愛子。自謂莫舜授受幾過矣。未幾。過宮禮闈。逆布天下。帝即病狂。何至兩宮父子誓不相見哉。皇后李氏。武臣李道中女。高宗以皇甫坦一言。聘為帝妃。嫉悍多過。專命制夫。實命不猶。帝所悲也。宮人斷臂。黃妃被殺。揆以常情。走訴上皇。下詔廢貶夫婦。正而父子。和寧不甚善。乃心疾內深。不孝外著。以無能之人。負大逆之名。始望其為人君。後竟不能為人子。予竊怪之。唐肅宗靈武即位。進復東京。迎主宗居興慶宮。起居無間。張后與李輔國比。迫遷西內。驚憂成疾。肅宗遂絕朝請。主宗不得其死。夫親莫若父。尊莫若天子。唐之玄宗。宋之孝宗。父而天子。尊親極矣。一宮之隔。俯仰緣人。僕隸婦女。間執其命。黃泉大隧。莫可如何。此亦天地之極變也。光宗於李后始而愛。既而畏。愛而至於忘親。畏而至於失心。魯桓晉惠若是。班乎。后歸謁家。廟使臣鄧

光宗立韓
趙汝愚為
丞相留正
赴都當治
事

能育以內
批罷留正

宋鍾楚汝
愚不與方
面佐曹引
以自助

從訓等推恩者一百八十人而帝有一父獨禁其朝武璽立武氏七廟偏殺唐子孫后即無其才不幸而有其
心矣度帝當日疾病昏瞶苟一念至齊不知壽皇當朝悍婦當去然以畏后而成疾以疾深而違父既慙盈廷
之痛哭又慮祚席之鷹鸇宮車雖駕一身莫由古來逆親之人大都畏內之人王者齊民同一轍爾玄宗內違
顏真卿師百僚首上表問起居輔國惡之既達州長史舉朝罕無言者紹熙諸臣環宮叫呼事成廢立或讖過
激豈實應寒蟬反賢於號泣三諫乎人倫所係力爭者即為臣子坐視者即為亂賊帝疾或不可起逆名必不
可居禪六年而帝始崩帝果病乎又不如肅宗之門變心悻繼太上而速殞也

韓侂胄專政

光宗紹熙五年秋七月甲子皇子擴即位乙丑立皇后韓氏后琦六世孫父曰同卿侂胄則其季父也被選入宮
能順適兩宮意遂歸嘉王即至是立為后己巳以趙汝愚兼權參知政事汝愚嘗執抑僥倖收召四方知名之士
中外引領望治己亥復召留正赴都堂治事趙汝愚乞免兼參知政事乃拜右丞相汝愚辭曰同姓之卿不幸處
君臣之變敢言功乎戊寅加殿前都指揮使郭果為武寧軍節度使辛巳以趙汝愚為樞密使壬午以韓侂胄為
汝州防禦使初侂胄欲推定策功意望節鉞汝愚曰吾宗臣汝外戚也豈可言功惟爪牙之臣則當推賞乃如果節
鉞但遣侂胄防禦使侂胄大失望然以傳達詔旨浸見親幸時時乘間痛弄威福知臨安府徐誼告汝愚曰侂胄異
時必為國患宜飽其欲而遠之不聽汝愚欲推輩適之功適辭曰國危致忠職也適何功之有及聞侂胄缺望與知
閫劉渢言於汝愚曰侂胄所望不過節鉞宜與之不從適嘆曰禍自此始矣遂力求補外八月丙辰內批罷左丞
相留正時韓侂胄浸謀預政數詣都堂正使省吏諭之曰此非知閫日往來之地侂胄怒而退會正與汝愚議山陵
不合侂胄因間之於帝遂以手詔罷正出知建康府以趙汝愚為右丞相汝愚本倚留正共事怒韓侂胄不以告及
來謁因不見之侂胄慙憤離點曰公誤矣汝愚悟乃見之侂胄終不懌九月壬申以京鏐僉書樞密院事初帝欲
除鏐帥蜀趙汝愚謂人曰鏐望輕資淺豈可當此方面鏐聞而憾之由是韓侂胄引以自助鏐時已變素字羣庵附
和視正士如仇讐衣冠之禍自此始冬十月內批以謝深甫為御史中丞劉德秀為監察御史罷右正言黃度時
韓侂胄日夜謀去趙汝愚知閫門事劉敞亦以不得與內禪心懷不平因謂侂胄曰趙相敏專大功君豈惟不得節

費度將論
批內批
罷之
內批罷宋
燕游仲漢
請運之下
報

彭龜年論
倪青森邪
帝欲响罷
之不果遂
黜龜年而
進倪青

謝深甫劾
罷陳傅良
倪青罷陳
毅

鐵將忍不免嶺海之行倪青愕然問計曰惟有用臺諫耳倪青問若何而可敬曰御筆批出是也倪青然之遂以內
批拜給事中謝深甫為中丞會汝愚請令近臣薦御史倪青密以其意劉德秀屬深甫遂以內批用之由是劉三傑
李沐等輩連以進言路皆倪青之人排斥正士侍講朱熹憂其害政每因進對為帝切言之又約吏部侍郎彭龜年
同劾倪青會龜年出護使客不果熹復貽書汝愚當以厚賞酬倪青之勞勿使預政汝愚為人疏謂其易制不以為
慮黃度將上疏論倪青之姦倪青覺之以御筆除度知平江府度言蔡京擅權天下所由以亂今倪青假御筆逐諫
臣使倪青去不得效一言非國之利也固辭奉祠歸養未幾復內批罷侍講朱熹熹事見道學記游仲鴻上疏曰陛
下宅憂之時御批數出不由中書前日宰相留正之去去之以禮諫官黃度之去去之以正近日講官朱熹之
去復去之不以道自古未有舍宰相諫官講官而能自為聰明者也願亟還熹毋使小人得志以養成禍亂王介上
疏言陛下即位未三月策免宰相遷易臺諫悉出內批非盛世事也崇寧大觀事出御批遂成北狩之禍杜衍為
相常積內降十數封還今宰相不敢封納臺諫不敢彈奏此豈可久之道皆不報十一月庚戌以韓倪青兼樞密
都承旨初詔倪青可持邊二官倪青意不滿乃止還一官為宜州觀察使趙汝愚無辜去其特選都承旨
十二月乙丑吏部侍郎兼侍講彭龜年見韓倪青用事權勢重於宰相上疏條奏其奸謂進退大臣更易言官皆初
政最關大體若使大臣或不能知而倪青知之假託聲勢竊弄威福不去必為後患上覽奏駭曰倪青朕託以肺腑
信而不疑不謂如此龜年又言陛下逐朱熹太暴故欲陛下亦亟去此小人毋使天下人謂陛下去君子易去小人
難於是龜年倪青俱請祠帝欲兩罷其職陳駿進曰以閣門去經筵何以示天下既而內批龜年與倪青進一官與
在享宮觀給事中林大中同中書舍人樓鑰繼奏曰陛下眷禮舊僚一朝龍飛延問無虛日不三數月間或死或斥
賴龜年一人尚留今又去之四方謂其以盡言得罪恐傷政體且一去一留恩意不侔去者不遠則復侍左右留者
納祠則召見無時請留龜年經筵而命倪青以外任則事體適平人無可言者上批龜年已為優異倪青本無過尤
可並書行大中與論同奏龜年除職與郡以為優異則倪青之轉承宣使非優異乎若謂倪青本無過尤則龜年論
事實出於愛君之忱豈得為過龜年既已決去倪青難於獨留宜畀外任或外祠以慰公議不聽由是倪青愈橫御
史中丞謝深甫劾陳傅良罷之己巳陳駿罷以余端禮知樞密院事京鏊參知政事鄭僑同知樞密院事陳駿與
趙汝愚素不悅未嘗同堂語及爭彭龜年事韓倪青語人曰彭侍郎不貪好官固也元樞亦欲為好人耶故罷之而

犯賈從京
經計使李
注奏罷法
愚併及徐
謹楊簡等

名祖儉勤
既胃被貶
郭驛繼奏
不從

引京鏜居政府以間汝愚汝愚孤立於朝天子亦無所倚信以趙彥逾為四川制置使時彥逾為工部尚書自以有功於帝室真趙汝愚引居政府及除蜀師大怒遂與韓侂胄合因陞韓疏廷臣姓名於帝指為汝愚之黨且曰老奴今去不惜為陛下言之由是帝亦疑汝愚矣寓宗慶元元年二月戊寅罷右丞相趙汝愚初韓侂胄欲逐汝愚而難其名謀於京鏜鏜曰彼宗姓也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打盡矣侂胄然之以秘書監李泳嘗有怨於汝愚引為右正言使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於社稷乞罷其政以莫安天位杜塞奸源是日汝愚出浙江亭待罪遂以觀文殿大學士出知福州甲申謝深甫等論汝愚冒居相位今既罷免不當加以書殿隆名帥藩重寄乞令奉祠思咎命提舉洞霄宮直學士院鄭道草制詞有曰頃我家之多難賴碩輔之精忠持危定傾安社稷以為悅任公竭誠利國家無不為坐無貶詞亦免官兵部侍郎章穎侍經幃帝曰諫官有言趙汝愚者卿等謂何穎奏言天地變遷人情危疑加以敵人慢侮國勢未安未可輕退大臣願降詔宣諭汝愚無聽其去國子祭酒李祥言去歲壽皇崩兩宮隔絕中外洵洵留正意宰相而去官僚幾欲解散君喪無主國命如髮汝愚不畏滅族決策立陛下風塵不搖天下復安社稷之臣也奈何撫念切至意忽禮貌常典使精忠直節拂鬱黯闇何以示後世知臨安府徐誼素為汝愚所器凡有政務多咨訪之誼隨事裨助不避形迹又嘗勸汝愚早退及預防侂胄之姦侂胄尤怨之及是與國子博士楊簡亦抗論留汝愚李泳劾為黨官斥之夏四月丁巳太府寺丞呂祖儉奏言趙汝愚之忠韓侂胄怒曰呂寺丞乃預我事耶祖儉乃上封事曰陛下初政清明登用忠良華曾未踰時朱熹老儒也彭龜年舊學也有所論列則亟許之去至於李祥老成篤實非有偏比蓋眾聽所共孚者今又終於斥逐臣恐自是天下有當言之事必將相視以為戒鉗口結舌之風一成而未易反是豈國家之利耶又曰今之能言之士其所難非在於得罪君父而在忤意權勢姑以臣所知者言之難莫難於論災異然言之而不諱者以其事不關於權勢也若乃御筆之降廟堂不敢重違臺諫不敢深論給舍不敢固執蓋以其事關貴近深慮乘間激發而重得罪也故凡勸導人主事從中出者蓋欲假人主之聲勢以漸竊威望耳比者聞之道路左右警御於黜陟廢置之際間得聞者車馬輻輳其門如市恃權怙寵搖撼外庭臣恐事勢浸淫政歸幸門不在公庭凡所薦進皆其所私凡所傾陷皆其所惡豈但側目憚畏莫敢指言而阿比順從內外表裏之患必將形見臣因李祥獲罪而深及此者是豈矯激自取罪戾哉實以士氣頹靡之中稍忤權臣則去不旋踵私憂過計深憂陛下之勢孤而相與維持宗社者浸寡也疏上有旨祖儉朔比因上送韶州安

上書請
李沐章
生祥瑞
并序述
時號六
子

胡錫修奏
法憲十
建憲永
汝愚至
州為發
宮居并
呂祖儉
尤高安
許及之
事仇曹
禍由曹
書屈膝
政

重中書舍人鄧驥繼奏祖儉不當貶中降旨祖儉意在無君罪當誅貶逐已從寬金襴鑰進讀呂公著元祐初所上事
因進曰如公著社稷臣猶將十世宥之祖儉乃其孫也今投嶺外萬一即死陛下有殺諫臣名臣竊惜之帝問祖儉
所言何事人皆知韶州之貶不出上意尋改吉州庚申太學生楊宏中周端朝張道林仲麟蔣傳徐範六人伏闕
上書曰自古國家禍亂之由初非一端惟小人中傷君子其禍尤慘黨錮敵漢明黨亂唐大幸由此元祐以來邪正
交攻卒成靖康之變臣子所不忍言陛下所不忍聞也近者諫官李沐論罷趙汝愚中外咨憤而李沐以為父老懼
呼蒙蔽天聽一至於此陛下獨不念去歲之事乎人情驚疑變在朝夕是時假非汝愚出死力定大議雖百李沐罔
知彼濟當國家多難汝愚位樞府本兵柄指揮操縱何向不可不以此時為利今上下安妥乃有異意乎章穎李祥
楊簡發於中激力辨其非即遭斥逐六館之士拂膺憤怨李沐自知邪正不兩立思欲盡覆正人以便其私必託朋
黨以罔陛下之聽臣恐君子小人消長之機於此一判則靖康已然之驗何堪再見於今日耶伏願陛下念汝愚之
忠勤察祥簡之非黨灼李沐之回邪寬沐以謝天下還祥簡以收士心疏上詔宏中等周亂上書扇搖圖是悉送五
百里外編管中書舍人鄧驥繼奏留之不聽是日有旨李沐除右諫議大夫劉德秀除左正言知臨安府錢象祖捕
諸生押送貶所未幾出驛知泉州時天下號宏中等為六君子秋七月癸酉加韓侂胄保寧節度使十一月丙
午竄故相趙汝愚於永州初韓侂胄忌汝愚必欲寘之死以息人言至是用何澹疏落汝愚觀文殿大學士及宮觀
監察御史胡紘遂上言汝愚倡引偽徒謀為不軌乘龍授鼎假夢為符因條奏其十不遜且及徐誼詔誦汝愚竄遠
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誼惠州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時注義端當制遂用漢誅劉屈氂唐戮李林甫事示欲殺之
之意趙師古亦上書乞斬汝愚帝不從
二年春正月壬午趙汝愚卒於衡州初汝愚之貶謂諸子曰觀侂胄之意必欲殺我我死汝曹尚可免也行至衡州
病作衡守錢瑩承侂胄風旨窘辱備至汝愚暴卒天下聞而冤之計聞上命追復元官許歸葬中書舍人吳宗旦繼
還復官之命汝愚嘗夢孝宗授以湯鼎背負白龍升天後翼嘉王以素服即位蓋其驗也讒者遂以為罪云秋七
月量徙流人呂祖儉等於內郡祖儉移高安尋卒祖儉嘗曰因世變有所摧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矣因世變而
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
四年五月己亥加韓侂胄少傅賜玉帶八月丙子以謝深甫知樞密院事許及之同知院事及之為吏部尚書詔

趙師鐸
能言安妻
以末連官

倪貫心京
鍾等言使
蘇運雄告
法肅勸
應年等完
伊無止之

倪貫愛陳
有強其重
運薦之東
政

呂祖泰請
誅倪貫等
周周必大
程松陳據
奏行校配

事韓倪貫無所不至居二年不遠見倪貫流涕敘其知遇之意衰遲之狀不覺屈膝倪貫惻然憐之故有是命倪貫嘗值生辰朝臣畢集及之適後至關人掩關拒之及之大窘會聞未及開遂俯僕而入當時有由賓尚書屈膝執政之語傳以為笑是月以趙師鐸為工部侍郎師鐸附韓倪貫得知臨安府倪貫生日百官爭貢珍異師鐸最後至出小合曰願獻水果核稍餽之乃粟金蒲桃小架上綴大珠百餘顆眾慙沮倪貫有愛妾張譚王陳四人皆封郡夫人其次有各位者又十人或獻北珠冠四故於韓倪貫倪貫以遺四夫人其十人亦欲之未有以應也師鐸聞之亟市北珠製十冠以獻十人者喜為求還官拜工部侍郎倪貫嘗與眾客飲南園過山莊顧竹籬草舍曰此真田舍間氣象但欠犬吠雞鳴耳俄聞大婢輩薄視之乃師鐸也倪貫大笑

五年春正月庚子奪前起居舍人彭龜年等官初趙汝愚定策時樞密院直省官蔡連從旁竊聽因而漏言汝愚竊之既而逃臨安韓倪貫聞之乃使連誣告汝愚定策時有異謀具列賔僚所言凡七十餘紙詔下大理捕鞠彭龜年曾三聘沈有開葉適項安世等以實其事中書舍人范仲藝謂倪貫曰章惇蔡確之權不為不盛然而今得罪於清議者以同文獄故耳相公胡為蹈之倪貫曰某初無此心以諸公見迫不容已但莫問其人乃知京鐘劉德秀實主其議倪貫取錄黃藏之事遂格張釜劉三傑張巖程松等論之不巳詔累經赦有宜免然猶奪龜年三官而擢連連義副尉

六年秋七月以陳自強簽書樞密院事自強嘗為韓倪貫童子師及倪貫當國自強入都待銓欲見之無以自通倪居主人出入倪貫家為入言之一日倪貫召自強比至則從官畢集倪貫設褥於堂延自強升坐再拜次召從官同坐從官踞蹠莫敢居上者倪貫徐曰陳先生老儒汨沒可念坐客唯唯明日交章薦其才即除太學錄未踰歲三遷為秘書郎既入告即改右正言月餘拜諫議大夫御史中丞旬日遂秉政九月甲子婺州布衣呂祖泰上書請誅倪貫祖泰祖儉從弟也性疏達尚氣誼論世事無忌諱先是祖儉以言事貶祖泰語其友曰自吾兄之貶諸人箱口我雖無位義必以言報國當少須之然亦未敢以累吾兄也至是祖儉卒祖泰乃擊登聞鼓上書論韓倪貫有無君之心請誅之以防禍亂其畧曰道學自古所恃以為國者也丞相趙汝愚今之有勳勞者也立偽學之禁逐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之國而陛下不知悟耶陳自強何人也徒以韓倪貫童穉之師躡致宰輔陛下舊學之臣若彭龜年等今安在哉蘇師旦平江之吏胥周筠平江之廝役人共知之今師旦乃以潛邸隨龍筠以皇后親屬俱得大官不

韓皇后崩

程松獻妻於侂冑

蘇師旦以筆吏事侂冑

侂冑起用薛似手素疾陳謙等

陳自強為丞相惟侂冑所欲為

知陛下在潛抵時果識所謂蘇師旦者乎椒房之親果有所役之周筠者乎侂冑徒自尊大而卑陵朝廷一至於此願誅侂冑師旦筠而逐罷自強之徒故大臣在者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之不然事將不測書下三省朝論雜起御史施康年以為必大實使之遂章奏劾且謂傳熙之季王淮為首相必大嘗擢而奪之位倡為徒植黨與今屏居田野不自循省而誘致狂生扣關自薦以覬召用林栗言偽學之成造端自周必大乞加貶削遂貶必大一官為少保降詔呂祖泰挾私上書語言狂妄拘管連州石諫議大夫程松與祖泰狎友懼曰人知我素與遊其謂我與聞乎乃獨奏言祖泰有當誅之罪且其上書必有教之者令縱不殺猶當杖脊黥面竄之遠方殿中侍御史陳謙亦以為言遂杖祖泰一百配欽州牢城收管冬十月加韓侂冑太傅十一月己未皇后韓氏崩嘉泰元年八月以張巖參知政事程松同知樞密院事嚴松告附韓侂冑松諂侂冑尤甚自知錢塘縣不二年為諫議大夫滿歲未遷殊怏怏乃市一妾獻之名曰松壽侂冑曰奈何與大諫同名答曰欲使賤名常達鈞聽耳侂冑憐之遂得同知樞密院

二年春正月以蘇師旦兼樞密都承旨初韓侂冑為平江府兵馬鈐轄時師旦以筆吏事之侂冑愛其樸慧帝登極竄姓名於藩邸吏士內遂以隨龍恩得官至是權勢日盛十二月甲申立貴妃楊氏為皇后自韓后崩中宮有未所屬后為貴妃與曹美人俱有寵韓侂冑以后頗涉書史知古今性警敏任權術而曹美人柔順勸帝立曹氏帝不從竟立后由是后與侂冑有怨矣加韓侂冑太師封平原郡王先是監惠民局夏允中上書請依文彥博故事以侂冑平章軍國重事侂冑諍為辭謝詔不許而罷允中至是進位太師侂冑欲以勢利盡士大夫之心薛似手素疾陳謙等皆起廢顧用當時困於久斥者往往損晚節以規榮進政府樞密臺諫侍從皆出侂冑之門而蘇師旦周筠又侂冑廝役亦得預聞國政羣小滿朝勢焰薰灼三年五月以陳自強為右丞相時韓侂冑專權凡所欲為宰執惕息不敢為異自強至印空名敕劄授之惟所欲為宰執不與知也言路既塞每月按舉小吏一二人謂之月課又有泛論君德時事皆取其陳熟緩慢略無撰拂者言之或問之則媿謝曰聊以塞責耳加以苞苴盛行自強尤貪鄙四方致書餽必題其絨云某物若干併獻凡書題無併字則不開緘子弟親戚關通貨賄仕進干請必諧偶而後予嘗語人曰自強惟一死以報師王每稱侂冑為恩王王恩父蘇師旦為叔堂史史達祖為凡侂冑姦究專國自強表裏之功為多

開禧元年秋七月庚申詔韓侂胄平章軍國事立班丞相上三日一朝赴都堂治事論者謂侂胄繫銜比呂夷簡省同守則其體尤尊比文彥博省重字則其所與者廣於是三省印并納其第侂胄置機速房於私第甚者假作御筆升黜將帥事關機要未嘗奏禀人莫敢言時侂胄專政既久黨與偏內外天子孤立於上威行公省權震宇內當鑿山為沼下瞰太廟出入宮闈無度孝宗時嘗思政之所偃然居之老宮人見之往往流涕顏革草制以為得聖之清易後撰答詔以元聖褒之四方投獻者謂伊霍旦爽不足以擬其勳余嘉請加九錫趙師鐸已置平原府官屬侂胄當之不辭其嬖妾皆封郡國夫人每內宴與妃嬪雜坐恃勢驕倨掖庭皆惡之後代誅籍其家多乘輿服御之飾其僭奢極矣

張溥曰韓侂胄奸深不若蔡確險戾不若章惇陰賊不若蔡京悖逆不若秦檜而王津園之確蒙禍獨烈其小人之不幸者乎侂胄忠獻曾孫附麗后戚家世貴重異於羣小又與趙汝愚定策竄宗功安社稷令以道事君同心輔政外戚垂名豈在博陸伏波以下惜乎器小不任也天子方立志規節鉞汝愚不察其奸恠而不與夫內賜外陰為泰內陰外陽為否君子小人所爭者內外之間耳不係乎官名之大小也竇武陳蕃謀誅黃門常侍垂成而敗於朱瑁何進竊捕中官張讓一入直而禍發殿前以彼元功國戚總權中外而宮禁防閑須臾不密遂起大變汝愚熟識古今竄不知鑒侂胄凶人靳其節使反使居內得傳導詔旨親幸竊權徐誼葉適久知為患慶元一網所必然也蔡京忠言者議已丐徽宗御筆手詔劉敬祖之而內批始出秦檜主和勾龍如淵請擇臺官擊去異議京鏜祖之而邪黨始盛偽學姓名即元祐之黨碑蔡連告密即同文之故智小人聚族不戒而爭猶之南海北海聖人出焉心同理同也朱熹彭龜年初劾侂胄而去國吳玠曰帝無國留侂胄意使有一人繼言罷之易耳嘉泰二年京鏜死何澹劉德秀胡紘罷侂胄逐絕黨禁夫竄宗本無任侂胄之心而寵積於人言之不至侂胄本無殺正人之心而勢激於羣奸之助成一陰之積窮為五陰由來漸矣韓同卿后父也善遠權勢而侂胄反假后為恣睢其人蓋工盜術者始望節鉞而不得終極公王而無厭非殺亦昌止乎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八十三

北伐更盟

竄宗嘉泰四年春正月韓侂胄定議伐金時金為北鄙難艱等部所擾無歲不興師討伐兵連禍結士卒塗炭府庫

華岳試用
兵得羅

金主環命
僕散揆會
兵於汴

田俊邁請
蘇貴等為
間金逆罷
河南宣撫
司

金主諭和
陳自強戒
陳景俊勿
言

仇胃使人
激怒金使
以啟釁

刑辱秦檜
王爵

空匱國勢日弱羣盜蜂起民不堪命有勸韓侂胄立蓋世功名以自固者侂胄然之恢復之議遂起聚財募卒出封椿庫黃金萬兩以待賞功命吳玠練兵西蜀既而安豐守臣厲仲方言淮北流民咸願歸附浙東安撫使辛棄疾入見言金國必亡願屬大臣備兵為倉卒應變之計侂胄大喜會鄧友龍使金還言金有賂驛使夜半求見者具言金國困弱王師若來勢如拉朽侂胄聞之用師之意益決矣五月癸未遣封岳飛為鄂王飛先已賜諡武穆至是韓侂胄欲風勵諸將故追封之

開禧元年夏四月武學生華岳上書諫朝廷未宜用兵啟邊釁且乞斬韓侂胄蘇師旦周筠以謝天下侂胄大怒下岳大理編管建寧五月金主環聞朝廷將用兵召諸大臣問之皆曰宋敗衄之餘自救不暇恐不敢叛盟完顏匡獨曰彼置忠義保捷軍取先世開寶天禧紀元豈忘中國者哉乃命平章僕散揆會兵於汴以備之六月詔內外諸軍密為行軍之計八月金罷河南宣撫司初僕散揆至汴移文來責敗盟三省樞密院答言邊臣生事已行貶黜所置兵亦已抽去揆信之會殿前副都指揮使郭倪濠州守將田俊邁誘虹縣民蘇貴等為間言於揆曰宋之增戍本懷他盜及聞行臺之建益畏聲不敢去備且兵皆白丁自裹糧糈窮蹙饑疾死者甚眾揆益弛備以其言白於金主環時金羣臣皆勸先舉環曰南北好和四十餘年民不知兵不可及聞於言遂命罷宣撫司及新置兵丁亥命湖北安撫司增招神勁軍乙巳以郭倪為鎮江都統兼知揚州九月丁未韓侂胄欲審敵虛實遣陳景俊使金賀正旦景俊還金主環諭之曰大定初世宗許宋世為侄國朕遵守至今豈意爾國屢犯我邊以此遣大臣宣撫河南及得爾國公移朕即罷司而爾國侵擾益甚朕惟和好歲久委曲含容恐侄宋皇帝或未詳知卿歸國當具言之景俊還以告陳自強戒勿言由是用兵益決以邱崇為江淮宣撫使密辭不拜初侂胄以北伐之議示密密曰中原論陷且百年在我國不可一日而忘然兵凶戰危若首倡非常之舉兵交勝負未可知則首事之禍其誰任之必有誇誕貪進之人攘臂以撓倖萬一宜亟斥絕不然必誤國矣侂胄不納至是命密宣撫江淮密手書力論金人未必有意敗盟中國當示大體宜申嚴軍實使吾常有勝勢若疊自彼作我有詞矣固力辭不拜侂胄不悅十二月戊寅金使太常卿趙之傑來賀正旦入見韓侂胄故使贊者犯金主父嫌名以挑之之傑遂倨慢侂胄請帝還內著作即朱質乞斬虜使不報詔使人更以正旦朝見

二年夏四月庚午追論秦檜主和誤國之罪削奪王爵改諡謬醜金聞皇甫斌分兵規取唐鄧復命僕散揆領行

陳孝慶復
泗州等縣
命李璽草
詔救金

李璽皇甫
斌等敗績

密議棄泗
州
使密龍節
友龍駐王
大節等斬
郭師
金僕散揆
分共九道
南下
密不肯棄
淮

者於汴河南皆聽節制盡徵諸道籍兵分守要害命彰德守臣護韓琦玟凡宋宗族所居有司提控之
鎮江都統
制陳孝慶復泗州江州統制許進復新息縣光州忠義人孫成復復信縣五月辛巳陳孝先復虹縣丁亥韓侂
胄聞已得泗州及新息復信縣上虹縣乃命直學士院李璽草詔下伐金詔略曰天道好還中國有必伸之理人心
效順匹夫無不報之仇蠢茲醜虜猶託要盟腹生靈之資奉路壑之欲此非出於不得已彼乃謂之當然軍入塞而公
肆創殘使來庭而敢為桀驁泊行李之繼遣復嫺詞之見如含垢納汙在人情而已極聲罪致討屬胡運之將傾兵
出有名師直為壯言乎遠言乎近孰無忠義之心為人子為人臣當念祖宗之憤初兵部侍郎葉適輪對當言甘弱而
幸安者衰改弱而就強者與侂胄聞而喜之以為直學士院欲藉其草詔以動中外而適以疾辭職乃改命璽云
甲午郭倪遣郭倬李洪翼會兵攻宿州敗還至斷金人追而圍之倬執馬軍司統制田俊邁以與金人乃得免時建
康都統李璽攻壽州亦敗皇甫斌敗績於唐州時江州都統王大節攻蔡州亦不克而潰六月甲寅鄧友龍罷
以邱密為兩淮宣撫使韓侂胄以師出無功罷友龍而以密代之駐揚州密至鎮部署諸將悉以三衛江上軍分守
江淮要害侂胄遣人來議招收潰卒且求自解之計密謂宜明蘇師旦周筠等憤師之姦正李汝翼郭倬等畏師之
罪密欲全淮東兵力為兩淮聲援奏泗州孤立淮北所屯精兵幾二萬萬一金人南出清河口及犯天長等城則首
尾中斷墮敵計矣莫若棄之還軍盱眙從之於是王大節李汝翼皇甫斌李璽等皆坐貶斬郭倬於鎮江秋七月
韓侂胄既喪師始覺為蘇師旦所誤召李璽飲酒酬語及師旦始謀事璽微摘其過以規之因極言師旦怙勢招權
使明公員謗非竄謫此人不足以謝天下侂胄然之翌日罷師旦籍其家尋除名韶州安置八月丙子金僕散揆
分兵為九道南下揆兵三萬出潁壽完顏匡兵二萬五千出唐鄧紇石烈子仁兵三萬出渦口紇石烈胡沙虎兵二
萬出清河口完顏充兵一萬出陳倉蒲察貞兵一萬出成紀完顏綱兵一萬出臨潭石抹仲兵五千出鹽州完顏麟
兵五千出來遠胡沙虎自清河口渡淮遂圍楚州十一月甲申以邱密僉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軍馬金人攻
淮南日急詔郭果將兵駐真州以援之又以密督視江淮軍馬或勸密棄廬和州為守江計密曰棄淮則與敵共長
江之險吾當與淮南俱存亡乃益增兵防守金完顏綱陷光化襄陽江陵副都統魏友諒突圍奔襄陽招撫使趙
淳焚樊城金人遂破信陽襄陽隨州進圍德安府金僕散揆引兵至淮遣人密測淮水惟八疊灘可涉即遣吳屯
驢揚兵下蔡聲言欲渡守將何汝勵姚公佐以為誠然悉眾屯花陂以備之揆乃遣賚不等潛師渡八疊駐於南岸